

邦 斯 舅 舅

巴 尔 扎 克 著

傅 雷 译

邦 斯 舅 舅

下 册

巴 尔 扎 克 著

傅 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目次

下冊

四十二．巴黎所有初出道的人的歷史	二六三
四十三．只要耐心等待，自會水到渠成	二七二
四十四．一個奧法律師的	二八〇
四十五．不大體面的屋子	二八五
四十六．律師的談話是有代價的	二九一
四十七．弗萊齊埃的用意	二九八
四十八．西卜女人中了自己的計	三〇七
四十九．西卜女人上戲院去	三一三
五十．生意興隆的戲院	三一九
五十一．空中樓閣	三三〇

五十二．容光煥發的弗萊齊埃	三三七
五十三．買賣的條件	三四五
五十四．給老鰥夫的警告	三五五
五十五．西卜女人叫屈	三六三
五十六．弱肉強食	三七二
五十七．許模克至誠格天	三八一
五十八．不可恕的罪惡	三九二
五十九．遺囑人的妙計	四〇二
六十．假遺囑	四一〇
六十一．大失所望	四一九
六十二．初次失風	四二七
六十三．荒唐的提議	四三三
六十四．梭伐女人再度出現	四三九
六十五．他這樣的死了	四四六

六十六・看護女人趁火打劫	四五三
六十七・只有死人不受騷擾	四五六
六十八・巴黎的喪事是怎樣辦的	四六五
六十九・老鰥夫的葬禮	四七三
七十・巴黎有多少人靠死人喫飯	四七八
七十一・繼承開始，先得封門	四八三
七十二・干預人家的官司是危險的	四九二
七十三・三個穿黑衣服的人	四九七
七十四・弗萊齊埃的成績	五〇三
七十五・一個不大舒服的家	五一
七十六・高狄沙的慷慨	五二七
七十七・奪回遺產的辦法	五三三
結局	五三一

四十二·巴黎所有初出道的人的歷史

波冷醫生住在奧萊昂街。他佔着底層的一個小公寓，包括一個穿堂，一個客廳，兩間臥房。一邊通穿堂一邊通醫生臥室的一間小屋子，改成了看診室。另外附帶一個廚房，一間僕人的臥室，一個小小的地窖。小公寓屬於正屋側面的陪房部分。整幢屋子很大，是帝政時代拆掉了一座老宅子蓋起來的，花園還保留着，分配給底層的三個公寓。

醫生住的公寓四十年沒有刷新過。油漆，花紙，裝修，全是帝政時代的。鏡子，框子的邊緣，花紙上的圖案，天花板，聖漆，都積着一層四十年的油膩灰土。雖是在瑪萊區的冷角裏，這小公寓每年還得一千法郎租金。醫生的母親波冷太太，六十七歲，佔着另外一間臥房。她替褲子裁縫做些零活，什麼長統鞋套，皮短褲，背帶，腰帶，和一切有關褲

子的零件；這行手藝現在已經衰落了。又要照顧家務，又要監督兒子的那個獨一無二的僕人，她從來不出門，只在小花園中換換空氣；那是要打客廳裏一扇玻璃門中走出去的。她二十年前做了寡婦，把專做褲子的裁縫鋪盤給了手下的大夥計；他老是交些零活給她作，使她能掙到三十銅子一天。她爲獨養兒子的教育犧牲一切，無論如何要他爬上高出父親的地位。眼看他當了醫生，相信他一定會發達，她繼續爲他犧牲，很高興的照顧他，省喫儉用，只希望他日子過得舒服，愛他也愛得非常識趣，那可不是每個母親都能辦到的。波冷太太沒有忘了自己是女工出身，不願意教兒子受人嘲笑或輕視，因爲這好太太講話多用S音，正像西卜太太的多用N音。偶然有什麼鬧氣的病人來就診，或是中學的同學，或是醫院的同事來看兒子，她就自動的躲到房裏去。所以波冷醫生從來不用爲他敬愛的母親臉紅；她所缺少的教育，由她體貼入微的溫情給補救了。鋪子大約盤到兩萬法郎，寡婦在一八二〇年上買了公債；她的全部財產便是每年一千一百法郎的利息。因此有好多年，鄰居們看到醫生母子的衣服都晾在小花園裏的繩子上；爲要省錢，

所有的衣服都由老太太和僕人在家裏洗。這一點日常瑣事對醫生很不利；人家看他這麼窮，就不大相信他的醫道。一千一的利息付了房租。開頭的幾年，清苦的家庭都是由矮胖的老太太做活來維持的。披荆斬棘的幹了十二年，醫生纔每年掙到三千，讓老太太大約有五千法郎支配。熟悉巴黎的人都知道這是最低限度的生活。

病人候診的客廳，傢具十分簡陋：一張挺普通的桃木長沙發，面子是黃花的粗絲絨的，四張安樂椅，六張單靠，一張圓桌，一張茶桌，都是褲子裁縫的遺物，當年還是他親自選購的。照例蓋着玻璃罩的座鐘是七絃琴的形式；旁邊放着兩個埃及式的燭台。黃地紅玫瑰花的布窗簾，居然維持了那麼些年。姚伊工廠這種惡俗的棉織物，想不到一八〇九年奧倍剛夫初出品時還得到拿破侖的誇獎。看診間的傢具，格式也相仿，大半拿父親臥房裏的東西充數。一切顯得呆板，寒儉，冰冷。如今廣告的力量高於一切，協和廣場的路燈杆都給鍍着金漆，讓窮人自以為是有錢的公民而覺得安慰；在這種時代，哪個病家會相信一個沒有名沒有傢具的醫生是有本領的？

穿堂兼做飯廳；老媽子沒有廚房工作或不陪老太太的時候，就在這兒做活。你一進門，看到這間靠天井的屋子，窗上掛着半紅半黃的紗窗簾，你就能猜到這個淒涼的，大半日沒有人的公寓，情形是怎麼悲慘。壁櫥裏準是些發霉的麵團，缺角的盤子，舊瓶塞，整星期不換的飯巾，總之是巴黎的小戶人家捨不得的醜東西，早該扔進垃圾簍的。所以，在這個大家把五法郎一塊的錢老放在心上老掛在嘴邊的時代，三十五歲的醫生只能做個單身漢。他的母親在社會上是拉不到一點關係的。十年之間，在他行醫的那些家庭中，可以促成羅曼史的機會，他連一次也沒碰上。他的病人，生活情形都和他的不相上下；他看到的不是小職員便是做小工業的。最有錢的主顧是肉店老闆，麵包店老闆，和一區裏比較大一些的零售商；這等人病好了，大多認為是天意，所以對這個拚着兩腿走得來的醫生，只要送兩法郎的診費就夠了。醫生的車馬往往比他的學識更重要。

平凡而刻板的生活，久而久之對一個最冒險的人也免不了有影響。人總是適應自己的境遇的，早晚會忍受生活的平庸。因此，波冷醫生幹了十年還繼續在做他的苦工，

而開場特別覺得苦悶的那種失意也早已沒有了。雖然如此，他還存着一個夢想，因為巴黎人全有個夢想。雷蒙諾克，西卜女人，都做着自己的夢很得意。波冷醫生的希望是碰到一個有錢有勢的病人，由他一手治好，然後靠這個病人的力量謀到一個差事，不是什麼醫院的主任，便是監獄醫生，或是幾個大戲院的，或是部裏的醫生。他能當上區公所的醫官就是走的這個路子。西卜太太介紹他去看她的房東比勒洛，被他治好了。比勒洛是包比諾伯爵夫人的舅公，病愈之後去向醫生道謝，看他清苦，便有心照應他，要求那個很敬重他的外甥孫婿，那時正在部長任上，給他弄到這個區公所的位置。這是五年以前的事，有了這筆微薄的薪水，波冷纔放棄了鋌而走險的出國計劃。一個法國人，非到山窮水盡的田地是決不肯離開本國的。波冷醫生特意登門向包比諾伯爵道謝，可是這位要人的醫生是大名鼎鼎的皮安訓，當然波冷沒有取而代之的希望。十六年來，包比諾是當軸最親信的十幾位紅人之一，可憐的醫生以為得到了這位部長的提拔，不料結果仍舊隱沒在瑪萊區，在窮人與小布爾喬亞中間混，只多了個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差事，逢着區

裏有死亡報告的時候去檢驗一下。

波冷當年實習的成績很好，開業之後非常謹慎，經驗也不少了。並且在他手裏死掉的病人，家屬決不會起閨；他儘有機會實地研究各種各樣的病。這樣的人會有多少牢騷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天生的瘦長臉本來已經很憂鬱，有時候表情簡直可怕：好比黃羊皮紙上畫着一雙眼睛，像太丟狒一樣火辣辣的，神氣跟阿賽斯德的一樣陰沉。⊙醫道不下於有名的皮安訓，自以爲給一雙鐵手壓得無聲無臭的人，該有怎樣的舉動，姿勢，目光，你們自己去想像吧。他最幸運的日子可以有十法郎收入，而皮安訓每天的進款是五六百；波冷不由自主的要作這個比較。這不是把德謨克拉西所促成的妒恨心理暴露盡了嗎？再說，這被壓迫的野心家並沒什麼可以責備自己的地方。他爲了想發財，曾經發明一種近乎莫利松丸的通便丸，交給一個轉業爲藥劑師的老同學去發行。不料藥劑師愛上滑稽劇院的一個舞女，破產了；而藥丸的執照用的是藥劑師的名義，那個了不得的發明便給後任的藥房老闆發了財。老同學動身上墨西哥淘金，又帶走波冷一千法郎積

蓄。他跑去問舞女討債，反被人家當做放印子錢的。自從比勒洛老人病好之後，波冷沒有碰到一個有錢的病家。他只能像隻喫不飽的貓，在瑪萊區拚着兩條腿奔東奔西，看上一二十個病人，拿兩個銅子到兩法郎的診費。①要遇到一個肯出錢的病家，對他簡直比登天還難。

沒有案子的青年律師，沒有病家的青年醫生，是巴黎特有的兩種最苦悶的人：心裏有苦說不出，身上穿的黑衣服黑褲子，線縫都發了白，令人想起蓋在頂樓上的鋅片，緞子背心有了油光，帽子給保護得小心翼翼，手套是舊的，襯衫是粗布的。那是首悲慘的詩歌，陰森可怕，不下於監獄裏的牢房。詩人、藝術家、演員、音樂家等等的窮，還窮得輕鬆，因為藝術家天生愛尋快樂，也有得過且過，滿不在乎的脾氣，就是使天才們慢慢的變成孤獨的那種脾氣。可是那兩等穿黑衣服而坐不起車的人，因職業關係只看到人生的

① 阿賽斯德為莫利哀名劇厭世者中的人物，以剛正不阿，性情暴烈著稱。

② 一法郎等於二十銅子，或一百生丁。

爛瘡和醜惡的面目。他們初出道的艱苦時期，臉上老帶着兇狠與憤憤不平的表情，鬱結在胸中的怨恨與野心，彷彿一場大火潛伏在那裏，眼睛就是一對火苗。兩個老同學隔了二十年再見的時候，有錢的會躲開那個潦倒的，會不認得他，會看着命運在兩人之間劃成的鴻溝而大喫一驚。一個是時來運來，登上了雲路；一個是在巴黎的泥淖中打滾，遍體鱗傷。見了波冷醫生那件外套與背心而躲開的老朋友，不知有多少！

現在我們就很容易明白，爲什麼在西卜女人假裝重傷的那齣戲裏，波冷醫生配搭得那麼好。各種貪心，各種野心，都是體會得到的。他一方面看到門房女人的五臟六腑沒有一點損傷，脈搏那麼正常，動作那麼靈活，一方面又聽她高聲叫痛，他就懂得她的裝死作活是有作用的。把這假裝的重症很快的治好，不是可以在本區裏轟動一下嗎？他便張大其辭的說西卜女人受的傷變了腸脫出，必須急救纔有希望。他拿許多所謂祕方靈藥給她，又替她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手術，結果非常圓滿。他在台北蘭醫生的驗方大全中找出一個古怪的病例，應用到西卜太太身上，還很謙虛的把這次的成績歸功於偉大的外

科醫生，說他自己不過是仿照名醫的治療罷了。巴黎一般初出道的人就是這樣窮極無聊。只要能爬上台，什麼都可以用作進身之階；不幸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用不壞的，便是梯子也不能例外，所以每行裏的新進人物簡直不知道哪種木料的踏級纔靠得住了。你自以為成功的事，有時巴黎人竟給你一個不理不睬。他們因為捧場捧膩了，便像寵慣的孩子一般撅着嘴，不願意再供奉什麼偶像；或者說句真話，有時他們根本找不到有才氣的人值得一捧。蘊藏天才的礦山，出品也有停頓的時候，那時巴黎人就表示冷淡了，他們不是永遠樂意把庸才裝了金來膜拜的。

四十二・只要耐心等待，自會水到渠成

西卜太太照例橫衝直撞的闖進去，正碰到醫生跟他的老母親在飯桌上。他們喫着所有的生菜中最便宜的萵苣生菜。飯後點心只有一小尖角的勃里乳餅，旁邊擺着一盤四叫化水果，○只看見葡萄梗，還有一盆起碼貨的蘋果。

『母親，你不用走』，醫生按着波冷太太的手臂，『這位便是我跟你提過的西卜太太。』
『太太萬福，先生萬福』，西卜女人說着，望醫生端給她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喔！這位就是老太太？有這樣一位能幹的少爺，老人家真是好福氣！因為，太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從死路上拉回來的。』

波冷寡婦聽見西卜太太這樣恭維她的兒子，覺得她挺可愛。

『親愛的波冷先生，我這番來是報告你，反正咱們說說不要緊，可憐的邦斯先生情形很不好；並且爲了他，我有話跟你談……』

『我們到客廳去坐吧』，波冷指着僕人對西卜太太做了個手勢。

一進客廳，西卜女人就長篇大論的講她跟兩個榛子鉗的關係，又把借錢的故事添枝接葉的背了一遍，說她十年來對邦斯與許模克幫了不知多大的忙。聽她的口氣，要沒有她那種慈母一般的照顧，兩個老人早已活不成了。她自居爲天使一流，扯了那麼多的謊，澆上大把大把的眼淚，把波冷老太太也聽得感動了。末了她說：

『你明白，親愛的先生，第一我要知道邦斯先生打算把我怎麼安排，要是他死下來的話；當然，我決不希望有這一天，因爲，太太，你知道，我的生活就是照顧這兩個好人；可是，我要丟了一個，還可以照應另外一個。我是天生的熱心人，只想做人家的母親。要沒有人讓我關切，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我簡直過不了日子……所以，倘使波冷先生肯替

我在邦斯先生面前說句話，我真是感激不盡，一定會想法報答的。天哪！一千法郎的終身年金，可能算是多要嗎，我問你？……這對許模克先生也有好處……咱們的病人對我說，他會把我囑託給德國人，那是他心中的承繼人……可是這先生連一句像樣的法國話也說不上來，我能指望他什麼？再說，朋友一死，心裏一氣，他可能回德國去的……』

『親愛的西卜太太』醫生的態度變得很嚴肅，『這一類的事跟醫生不相干。倘使有人知道我替病家的遺囑出主意，我的開業執照就要被吊銷。醫生接受病人的遺產，是法律禁止的……』

『有這種混賬法律嗎！我要跟你分遺產，誰管得了？』西卜女人馬上回答。

『不但如此，我還要進一步告訴你，我不能違背我做醫生的良心，對邦斯先生提到他的死。先是他的病還沒有危險到這個地步；其次，這種話在我嘴裏說出來，他要大受刺激，加重病勢，那時他真的有性命之憂了……』

『可是我老實不客氣勸過他料理後事，他的病也不見得更壞……他已經聽慣了……』